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 “和平过渡”問題的 现代修正主义言論



人 民 出 版 社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 “和平过渡”問題的 现代修正主义言論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和平过渡”
問題的现代修正主义言论**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4 · 字数 66,000
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815 定价(五)0.37元

出版說明

为着适应反对現代修正主义，重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我們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爭論的几个重要問題，分別編輯了一些資料，供讀者参考。

每个問題的資料分册出版，册数不等。但是一般都包括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的論述，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論，現代修正主义的言論，帝国主义的言論或其它有关資料。

因为資料的数量很大，这次出版未能核对原文，譯文也未重新斟酌。如果正式引用，請自己負責校对。

我們希望讀者多提修改、补充、校正的意見，来信請寄人民出版社总編室。

編者的話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問題，从来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进行尖銳斗争的問題。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曾經竭力攻击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反对无产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学說，宣揚所謂“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謬論。第二国际早已彻底破产，老修正主义的“理論”早已被列宁批駁得体无完肤。但是，現代修正主义者，在新的条件下又大量贩卖老修正主义的謬論。这本小册子所汇集的，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問題上的現代修正主义言論。叛徒铁托集团在这方面的謬論，我們另外編輯了一本小册子。

汇集在这本小册子中的現代修正主义观点，主要是：

一、否认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认为“和平过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則。借口世界情况已經发生“根本变化”，公开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說，提出現在可以走不同于十月革命的另外一条道路，即通过“議会的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二、否认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叫嚷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需要作一些“修改”。抹煞国家的阶级性，鼓吹在资产阶级“民主法制范围里走向社会主义”。

三、用“和平过渡”的幻想代替阶级斗争的规律，反对暴力革命，胡说用暴力反对暴力不符合工人阶级的所谓人道主义世界观。认为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中可以形成压倒反动派的优势，使得反动阶级“除了向革命的人民投降而外，再没有任何别的出路”。这就是说，反动统治阶级会和平地交出政权，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有时也讲非和平过渡，那是不得已的，是怕人家看出他们反对革命的本质而放出的一种烟幕。为了给自己的谬论寻找根据，他们不惜篡改历史，制造和平过渡的“先例”。

四、把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原则，应用于处理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把它说成是“保全人类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关键”，是“在世界范围内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说“和平竞赛”是“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动力”。实际上，他们是企图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来代替和取消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五、迁就眼前事变，放棄长远目标，鼓吹改良主义，用民主斗争代替社会主义革命。宣扬通过“结构改革”就能

走向社会主义，而根本用不着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所謂“結構改革”，就是：在政治方面，在保存資產階級專政的条件下通过資產階級民主、宪法、議会的“合法途徑”，“逐步改变国家內部均勢和結構”，“使新的階級强行进入国家的領導”；經濟方面，在保存資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国有化”、“规划化”、“国家干預經濟”，逐步达到“限制”和“粉碎”壟斷資本。

六、放棄工人階級及其政党的領導权，漠視工农聯盟，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同資產階級合作。抹煞階級界限，鼓吹不同階級、不同思想潮流的融合和統一。认为資產階級可以“参与領導”社会主义建設，反动的天主教組織也“拥护社会主义”。借口工人階級的統一，把資产階級政党的变种——社会民主党美化为工人階級的政党，說它同共产党具有共同的理論基础和奋斗目标。有的还公然宣称，要按照“議会政党的概念”来改造共产党。

总之，現代修正主义者鼓吹“和平过渡”，就是用階級合作代替階級斗争，用改良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这条路綫，是取消革命、反对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綫，是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适应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需要的路綫。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現代修正主义者在无产阶级革命問題上的根本分歧，决不是采取这种或那种过渡形式的分歧，而是革命不革命的分歧。

一九六四年三月

目 录

一 否认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宣称“和平过渡”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則.....	1
走同十月革命不同的另外一条道路	1
在資本主义国家里，除了民主与和平的道路，今天 “还看不到走向社会主义的另外的方式”	9
二 用“和平过渡”的幻想代替阶级斗争的规律， 反对暴力革命	13
用暴力反对暴力，不符合工人阶级的“人道主义”世 界观	13
任何时候都可以“发誓”不用暴力推翻反动政府	17
如果在过去，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非常 罕見的例外現象，那末現在，这条道路对于許多 国家來說已經成为现实的前景	18
资产阶级发动内战的可能性在减少；帝国主义要輸 出反革命已經极其困难	24
在一系列国家中可以形成压倒反动派的优势，使得 反动阶级 “除了向革命的人民投降而外，再沒有 任何别的出路”	28
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会“同意贖买他的 基本生产資料”	31

三 鼓吹和平共处是“在世界范围内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平竞赛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动力”	32
和平共处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32
和平共处是“历史现阶段中革命运动战略的轴心”	34
和平竞赛“在世界革命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6
四 篡改历史，为和平过渡制造“先例”	39
没有和平过渡的先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39
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革命提供了一个和平过渡的史 例	42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苏维埃政权是通过议会“和平 途径”确立的	43
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是通过和平方式完成的	44
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的胜利，是和平取得 政权的典范	47
五 否认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 专政的必要性	49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不再完全有效了	49
资产阶级政府可以成为“全体公民的工具”，反动武 装在政治冲突中可以“中立”	51
可以通过逐步更换统治集团的途径，改变资产阶级 国家的性质	54
在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范围里走向社会主义”	57
六 鼓吹议会道路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合适 的道路”	64

资产阶级議會是“全民性的代表机构”，是“领导国家 的机关”	64
取得議會中的稳定多数，“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 的軍事官僚机器，建立議會形式的新的、无产阶 级的人民国家体制”	66
通过选举在議會中形成符合人民意志的多数，就可 以实行社会主义	69
几十年前，議會道路是“純粹机会主义”；現在有可能 通过議會途径取得政权	72
七 宣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經濟結構改革 就能实现社会主义	74
社会主义改造“不能够也不應該推迟到工人阶级及 其同盟者夺得政权以后”	74
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促进“和平地实现社会 主义”	78
壟斷资产阶级国有化經濟，可以成为“反对壟斷資 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	80
资产阶级国家对經濟生活的干預，能成为“打击、限 制和粉碎大壟斷集团統治的斗争工具”	83
在壟斷资产阶级的統治下，实行“計劃化”，可以解决 “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問題”	84
八 迁就眼前事变，放棄长远目标，把爭取民主 与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混淆起来	86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可以使民主改造和社会主义改 造“融合为统一的革命过程”，“在这里很少有可能 划定什么分界綫”	86
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寓于爭取民主和民主制不断	

进步的斗争之中	88
今天的民主斗争，可以使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演进”，可以“消除垄断资本及其势力地位”	89
政治問題固然重要，最着重的还是日益尖銳的經濟問題	93
九 放棄无产阶级統一战綫的阶级政策，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95
把共产主义的政治說成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政治是錯誤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不总是表現为“两个对峙的陣綫”	95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規定了“不同政治力量和思想潮流的合作”	97
由工人阶级、农民群众、中間阶层劳动者和进步知識界組成“整个社会的领导阶级”。中产阶级也能“参与领导”社会主义建設	98
天主教的意图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目标不謀而合”。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可从“宗教心灵中找到鼓舞”	100
“不惜一切代价”建立統一战綫	103
共产党同社会党在理論上、目标上是一致的。两党統一成为单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越来越有希望了	104
共产党的领导問題的提法“应当与过去不同”。工人阶级要在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之下，才能承担爭取社会主义的领导職責	112
按照議会政党的概念，改造共产党的性质和作風	115

一 否认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宣称“和平过渡”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則

走向十月革命不同的另外一条道路

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問題。由于世界舞台上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方面，也出現了新的前景。

远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列宁就写道：“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沒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淺灰色給自己描繪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論上更貧乏，在實踐上更可笑的了，因为这頂多不过是苏茲达尔城的蹩脚繪画罢了。”^①

历史經驗充分证实了列宁的这个天才的理論。現在

除了根据社会主义原則改造社会的苏維埃形式之外，还有人民民主的形式。

在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其他欧洲人民民主国家，这种形式已經产生，并且是按照这些国家中每个国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經濟条件以及它們的特点加以运用的。这种形式近十年来已經受到了全面的考驗，并充分证明是正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做出許多独特的貢獻。它的經濟在革命胜利以前是极端落后的，并带有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性质。这个人民民主国家，在掌

① 这一段話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六十四——六十五頁。列寧这段話是讲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都会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但在赫魯曉夫所引这段話的前面，列寧強調指出：“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統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來統治。为了推翻資产阶级、击退資产阶级反革命的嘗試，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誰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或仅仅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誰就不配作社会民主党（指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編者注）的党员。然而不能否认，在某些个别例外的情形下，例如，在某一个小国家里，当它的大邻国已經完成社会革命时，如果这个国家的資产阶级知道反抗已沒有用处，而为了保存自己的脑袋，它可能和平地把資产阶级的政权交出来。当然，更可能的是，即使在小国家里，不进行国内战争，社会主义也不能实现，因此，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唯一綱領必須承认这种战争，虽然对人們使用暴力并不是我們的理想。”赫魯曉夫在这里避而不談列寧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規律，而仅仅強調民族特点，这是对列寧論点的粗暴的歪曲。——編者注

握了具有決定意義的經濟命脈以後，在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進程中，正在實行和平改造私營工商業和逐步地把他們變成社會主義經濟組成部分的方針。

中國共產黨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根據本國的特殊情況和特點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事業所實行的領導，就是行動中的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

在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國家權力屬於勞動人民，社會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它的經濟管理和國家機構的組織的特殊的具體形式，已經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形成起來了。

完全可以設想，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將會越來越多样化。而且這些形式的實現，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將要同內戰連在一起。我們的敵人喜歡把我們列寧主義者說成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況下都是主張暴力的。的確，我們承認用革命手段把資本主義社會改造為社會主義社會是必要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改良主義者、機會主義者的區別就在这里。毫無疑問，在若干資本主義國家，用暴力來推翻資產階級專政，以及與此有關的階級鬥爭的急劇尖銳化，是不可避免的。不過，社會革命的形式有各種各樣。說我們把暴力和內戰看成是社會改造的唯一途徑，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大家知道，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根據當時的情況，認為俄國革命的和平發展是可能的。大家也知道，在十月

革命胜利以后，在一九一八年春天，列宁制定了他的著名的和平建設社会主义的計劃。俄国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組織了反革命，組織了武装干涉和内战来反对年轻的苏维埃国家，迫使工人和农民拿起武器来，这就不是我們的过错了。人人知道，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就沒有发生内战。

列宁主义教导我們：統治阶级是不会自願地交出政权的。但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斗争激烈的程度，使用或不使用暴力，这与其說是取决于无产阶级，不如說是取决于剥削者抵抗的程度，取决于剥削阶级自己是否使用暴力。

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問題：是不是也有可能通过議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对于最先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俄国布尔什維克來說，这样的道路是未曾有过的。列寧給我們指出了另外一条道路，这一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們遵循着这条道路，就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但是，从那时起，历史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有可能用新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問題。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力量已經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了无可比拟的增长，而资本主义已經大大削弱。拥有九亿多人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成长和巩固。它的巨大的内在力量、它对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优越性，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显示出

来。社会主义对于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思想在真正成为全体劳动人类心灵的主宰。

同时，在某些資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經有了現實的可能，把絕大多数人民團結在自己的領導下并使基本生产資料轉入人民手中。右翼資产阶级政党和它們所組成的政府，正越来越遭到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識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團結到自己的周圍，并且給那些不能够放棄同資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議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議会从資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許多高度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傳統的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

爭取了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議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資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創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

当然，在那些資本主义还很强大而且拥有龐大的軍事警察机构的国家，反动势力必然要进行頑强的抵抗。在那里，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在尖銳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的条件下进行。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形式中，不可缺少的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就是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首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必须特别强调指出：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胜利的比较有利的条件之所以能创造出来，是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取得胜利，而且在各人民民主国家正在取得胜利。如果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反对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而走机会主义道路的改良主义者的斗争中，没有捍卫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那我们的胜利就会是不可能的。

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七—四十一页。

我们的这一政治方针^①，在当时所有的文件、著作和言论中都曾做了公开的宣布和解释。从这些文件、著作和言论中，可以找到后来我们称之为探索和肯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意大利道路的那种做法的主要因素。

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那不勒斯发表的具有纲领性的首次讲话中就公开指出：

① 指“在民主和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编者注